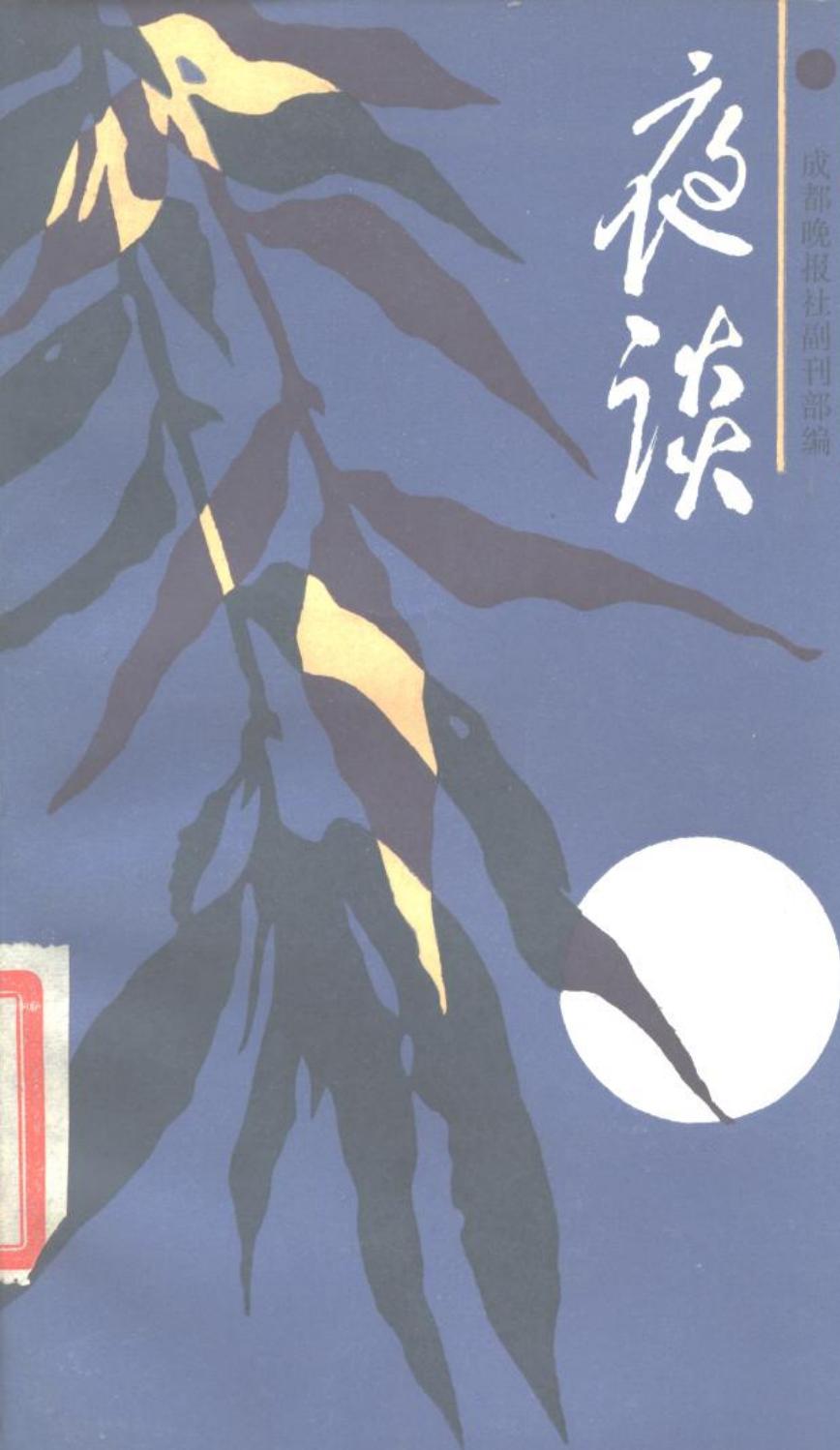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成都晚报社副刊部编

夜读





夜 谈

成都晚报社副刊部编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重庆

责任编辑：秦树艺

封面设计：蜀安楠
乔

夜 谈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68千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000

书号：10114·110 定价：0.78元

愿《夜谈》常青

(代序)

张黎群

人生在世，做人行事，总应具有高尚目的。所作所为，总应有益于人民，有利于子孙后代，有功于国家民族。从这个思想出发，我对于重庆出版社文化教育编辑室与成都晚报社副刊部协作编辑《夜谈》文集，十分赞赏。我相信，此举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

《夜谈》专栏从诞生至今，已经二十一个年头了，她经历了数千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作为《夜谈》专栏的一位忠实读者和撰稿人，我曾有幸参予了专栏创建活动，起过一点催化剂作用。现将我迄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的回忆，实录如下：

时间：一九六二年春的一个下午。

地点：成都晚报总编辑陈伯林办公室。

陈：“你参加了中央七千人大会，各级领导人物，荟萃一堂，议论大事，形势如何？”

张：“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正确对待干部的经验教训，人心大喜，上下团结，形势真好起来了。”

陈，“你要给我们报纸写文章。”(口气诚恳而强硬，不答应好象走不了路似的。)

张：“我集一九五八年下放米脂，期满调回北京，又调西南这五年的观察所得，深感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不大不小一部分同志，思想方法武断主观，不讲科学，不讲知识，不讲群众路线，不讲民主。我想针对这种情况，发点议论。”

陈：“好，你写，及格便登。”

张：“在副刊上开辟个栏目，如蓉城漫谈，谈思想，……”

陈：“不要东选西选了，就定名《夜谈》。晚报文章，用《夜谈》栏目，名实相符。”（毕竟是总编辑心灵口快，“夜谈”二字从此成为晚报的一个栏目，真可谓一语“定乾坤”。）

于是，我以三大作风为中心议题，初步计划了四十个题目，用“张秀帽”作笔名，开始写文章。第一篇题为《有学有术》，接着一篇一篇写下去。现在来说句丑表功的话，那时，我放弃了看戏、看电影、看打球等文娱活动，有时甚至赔出了睡觉的时间，真可谓辛勤劳动，确也“胼手胝脚”了。

《夜谈》的文章，不过几百千把字，约占一个版面的十二分之一，微乎小矣！可是，由于它谈的题目是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出来的，顺乎人民的愿望，表达人民的心声，符合人民的喜读短文的习惯，所以能激起读者的共鸣，给人们以较深的感染，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欢迎和反对，原本是矛盾的统一体。伴随掌声而来的是唱倒彩。把鲜花视为毒草，把忠言看作讽刺，把封建专断当作民主集中，把极“左”封为革命，把求实歪曲为“右倾”……一句话，是非混淆，黑白不分！于是，有人对《夜谈》评头品足了，有人准备加诸大棒了。迫于“时不利兮”，《夜谈》沉默了，消逝了，我这支笔也搁浅了，那尚未来得及写的一批题

目也束之高阁了，眼前是一片萧瑟秋景。

待到“史无前例”的那个“革文化的命”一爆发，《夜谈》一下子便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随之，我为此被迫写了近十万字的所谓“交待材料”。然而，每写一次“交待材料”，我便加深一次对创办《夜谈》专栏的正确性的认识，也更加深了对专栏的感情。我坚信，《夜谈》的消失只会是暂时的，她犹如充满生机的莽原之草，必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曾写道：“有朝一日，云散天晴之时，我要和读者一道，去祝贺《夜谈》的重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成都晚报的《夜谈》专栏又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了。我读着她，看着她，只感到《夜谈》的形象英姿勃勃，越发动人。

首先，《夜谈》专栏里的文章内容多样，风格多样，思想格调高。这三者，相互联系，密切不可分割，而思想格调高尚，又是其核心。由于文章多是从具体事情谈起，循循善诱，犹如知己谈心，渐入佳境，所以每读一篇文章，都会使思想境界有所提高。

其次，作者队伍广泛。《夜谈》专栏的文章之所以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时代气息浓烈，知识领域广阔，最主要的因素是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人才。为什么这些人才乐于为《夜谈》专栏写稿？一是高尚的目标吸引人，《夜谈》专栏是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去教育人民的阵地，这个高尚的目标鼓舞作者们自愿为她作贡献。二是共同的事业团结人。《夜谈》专栏不是无病呻吟的场所，不是同人小圈子的园地，她的作者是一批培养青年人革命意志的园丁。专栏的文风也是好的，这种好风

气，令人可亲、可敬。

最后，形式和内容有所创新。《夜谈》专栏的文章，读者为什么喜闻乐见？因为，即使是学术理论、科学技术的内容，都是运用生动的形象和艺术的手段来表达的。做到了这一点，文章便深入浅出，不枯燥，容易懂，叫人喜欢读。

当然，我并不是说《夜谈》专栏可以打上一百分，也不认为它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了。上面提出的三点，是从正面讲的。反过来说，专栏在这三个方面也都还有不足之处，还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同心同德，共同来办好《夜谈》，组织更多的人来写文章，推动更多的人来想问题吧！因为，“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愿《夜谈》常青！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
于广东省惠阳西湖

目 录

愿《夜谈》常青(代序) 张黎群(1)

一九六二年

谈“人和” 张秀媚(3)

算术和哲学

——从“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说起 卿希泰(5)

从“《霍光传》不可不读”谈起 张秀媚(9)

打倒陈贾思想 张秀媚(12)

李逵错怪宋江

——再谈“人和” 张秀媚(15)

一九七九年

漫话画圈儿 吴野(21)

谈度量 吴野(23)

名家以多为贵 卢杨村(26)

读《董宣传》有感 卢杨村(29)

要提倡讲道理 卢杨村(32)

八股焚书论 卢杨村(35)

- 唯名与唯实 卢杨村(38)
 “空谈”浅析 文井江(40)

一九八〇年

- 谈“力行” 文井江(45)
 由“茶道”想到的 勤拙(47)
 谈“变数” 宏克(49)
 今古皮相 乐朋(51)
 说“淘汰” 勤拙(53)
 华罗庚论“马” 乐苑(55)
 不拘一格选人才 宏克(57)
 闲话少说 廖洁(59)
 由伯乐的遭遇想到的 李枝(61)

一九八一年

- 劝君莫铲“自留地” 酉壬(65)
 清风与正气 肖健卿(67)
 且谈“求索” 卢子贵(69)
 诗如其人 卢杨村(71)
 挂牌子与说真话 李致(73)
 对“等于是”的异议 李致(75)
 读新闻 比旧闻 何承朴(77)
 铁骨丹心 为国分忧 魏秋菊(79)
 谈“挣表现” 李致(81)
 酱蜜与读书 卢子贵(83)

想起鲁迅先生两件事	廖洁(85)
六天之外	廖洁(87)
从“阿Q捉虱子”说开去	文天行(89)
看电影的苦恼	李致(91)
争气与争光	巴一夫(93)
“绝知此事要躬行”	卢子贵(95)
漫话十字架	文天行(97)

一九八二年

艺术家的高尚品格	卢杨村(101)
赞“喜鹊姐姐”	李致(103)
美姿与美德	呈祥(105)
也从杜甫说起	卢杨村(107)
有感于齐人妻妾	李致(109)
聊天与文明	卢进修(111)
不要叹息而死	李致(113)
洁身当洁心	何易(115)
阿Q的影子	刘德鑫(117)
“文”“人”并重	卢杨村(119)
还是要讲一点谦逊	卢杨村(121)
有感于李燕杰受青年欢迎	金践之(123)
也谈为人与为文	谷冰(125)
孙思邈重医德	吾非(127)
想起了西门豹	吴少霖(129)
“两亿字”上下功夫	卢炼(131)

中华有正气	吴 红	(133)
论阿斗之成为阿斗	卢杨村	(135)
红烛颂	邓 昱	(137)
从“文士冒名”说起	钟欣泰	(139)
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吴 红	(141)
人才与气量	宁 可	(143)
摸、抵 摩、砥 摸底	谷 冰	(145)
人才者，立国之本也	贤 华	(147)

一九八三年 (一月至八月)

古人与活人	卢杨村	(151)
说话与听话	章自立	(153)
也谈蜡烛、渡船与人梯	思 蜀	(155)
刘禅、石秀及其他	谷 冰	(157)
谈“捧”	李石锋	(159)
司马光的“人才学”	王 镛	(161)
明师与名师	刘双江	(163)
立志与躬行	徐敦忠 李朝正	(165)
将军与小偷	王 镛	(167)
晚霞和老战士的晚年	启 明	(170)
人皆含灵 唯所诱发	贤 华	(172)
“不次用之”与“姑少待之”	宁 可	(174)
要敢为天下先	何 易	(176)
冒尖和翘尾巴	卢杨村	(178)

读杨士奇遗嘱感言	邓 盾(179)
李克荐宰相	王 镛(182)
刘邦与知识分子	林 流(185)
吹毛求疵	秦 似(187)
从醍醐说开去	卢子贵(189)
从“三寸金莲”说起	章自立(191)
读书与“读人”	陈培之(193)
两亿和一千	卢杨村(195)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贤 华(197)
追“名”记	李石锋(199)
从“以二卵弃干城之将”说起	王 镛(201)
斥流言恶语	张黎群(203)
古今嫉妒谈	乐 朋(205)
真假白菜与审美力	王岳川(207)
想起了叶天士	一 止(209)
诗言志	张黎群(211)
译名·招牌·实质	无 晶(213)
“严师为难”	张庆远(215)
爱“劲敌”	谷 冰(217)
从“红杏出墙”说起	何 易(219)
青蛙鼓噪与雄鸡报晓	陈培之(221)
见高识远 出自公心	王 镛(223)
先之以识	村 羽(225)
观塑像的联想	卢子贵(227)
行内与行外	卢杨村(229)

谈“混”	李石锋(231)
也谈爱美	王 镛(233)
范仲淹论“磨勘”之弊	贤 华(235)
“粘”与“魔”	雪 莲(237)
片面性“格言”一例	张黎群(239)
用人贵在诚	鼎 玄(241)
“眼大心雄之所以”	马友仁(243)
名家要惜名	卢杨村(245)
奋发共迎春	谷 冰(247)
治国与重儒	贤 华(249)
眼光、胸怀及其他	邓星盈(251)
温暖与“寒冷”	吴少霖(253)
先立乎其大者	王 镛(255)
说“怕”	李石锋(258)
无知的悲剧	乐 朋(260)
视读书若行令	吴少霖(262)
丹心化为爱国行	魏秋菊(264)
话说杨志	卢杨村(266)
后记	(268)

一九六二年

谈“人和”

张秀嵋

孟子在《公孙丑下》里面，讲团结就是力量和胜利的道理，他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论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人和”，就是要团结，同心同德。孟子这句话，历史上许多名人都引用过，许多兵书上都引用过。

团结，这是赢得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促进事业兴旺的基础。孙子在《谋攻篇》里面讲“知胜有五”中的一条，是“上下同欲者，胜。”这句话的大意是上下左右，思想一致，加强团结，就能够获得胜利。这个道理，阐述的人极多。宋朝的梅尧臣讲：“心齐一也”。张预讲：“百将一心，三军用力，……则所向无前矣”。

要团结——“人和”，“同欲”。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都懂得它的深远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都十分重视团结。在这里，举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将相和”的例子吧：

战国时，赵国（惠王）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勇将廉颇，另一个是蔺相如，惠王因他“完璧归赵”有功，拜为上卿。廉颇不服气，宣称：我遇见相如，将加以糟蹋。相如听了，一不生气，二不还手。来了个“躲避政策”，早上不去朝见皇帝，

望见廉颇就开溜，……如此等等。相如周围的人冒了火，面告相如道：你对廉颇不还手，实在羞死人，我们要辞职不干了。相如回答说：我为什么采取同廉将军加强团结的态度？是以国事为重嘛。面前有个秦国，正想钻空子吞掉赵国，它眼下不张口的原因，正是顾虑有廉将军同我，忠心耿耿地共辅赵国。假如我一还手，猛虎相斗，两败俱伤，秦国就好趁隙收拾我国了。这些话，廉颇听了，省悟到自己错了，决心改正，“肉袒负荆”到相如家道歉，赔不是。两人遂成“刎颈之交”，密切团结，共谋国事，使赵国成为当时的强国。此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司马迁对这件事备加赞扬，说蔺相如在凶暴的秦王面前，视死如归，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当面叱秦王，羞其群臣，“一奋其气，威信敌国”。可是，相如“退而让颇，名重秦王，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这个故事，是我国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温故而知新”，从吸取教益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我看，有这么三条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效法的：一是，要以国事为重，要以集体事业为重，注意加强团结。二是，要顾大局，识大体，尊重别人，不要只顾小局，只顾个人得失荣辱，不尊重别人。三是，要主动地去团结人，对那些不怎么讲团结的人，也要耐心地去争取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无不胜。

1962年5月5日